

先

正

傳

卷
下

281.

Ta.932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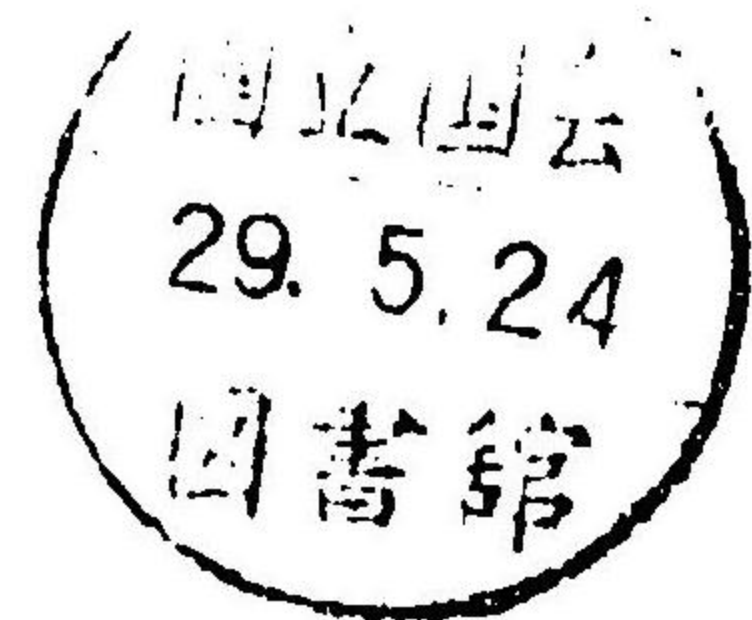
館森鴻著

先正傳

卷下

杜存園開雕

田島道治



323056

先正傳卷下

宮城館森鴻箸

藤本眞金

藤本眞金字鑄公號鐵石備前御野人父片山佐吉出胃藤本氏
自少好韜鈴技勇過人學于兒玉韞涉經義通識邦典又善書畫
尤工山水人以爲倪黃流亞然不欲爲倪黃也嘗爲池田家臣所
見不合乃去周游四方足迹殆遍海內初寓浪華又移伏見終宅
京師鬻畫自給自號都門賣菜翁與梁川星巖山中靜逸板倉槐
堂親善星巖夙慨國事與梅田雲濱賴鳴厓倡尊攘之說其志在
光復王業眞金深服之與天下豪俊相結于說公卿益以尊攘自
奮蓋星巖啓之也萬延元年并伊大老直弼斃安藤對州代之而

海疆閉閉議未決朝廷以掃攘誓天地神祇天下無不激抗文久
二年四月毛利島津二氏入京志士皆謂事可旬日決矣松本奎
堂忠壯弘毅爲士林所服而重眞金志士稱兩本時島津氏持重
不發衆議奉一親王於比叡山以爲義舉奎堂嘗與梅田雲濱謀
結交十津川豪族曰比叡地淺不若據十津川旋事中敗三年正
月大將軍入朝勅議攘夷廟議謂非車駕親征無以決天下方向
八月十三日詔幸大和議軍事眞金躍然謂千載一時矣私獻策
曰大詔已發錦旗所向誰敢異議請速進乘輿臣等奉迎於南都
奎堂奉中山侍從忠光先發歷說狹山丹南白木諸藩衆戎裝旗
幟皆畫菊章拜後村上帝陵謁楠公冢眞金率同志出迎路左五
條隸幕府代官治焉數代官鈴木培克之罪梟其首榜云聖上慨
外夷凌蔑國威行幸大和親率六師征醜虜忠光先天下倡義首

誅姦吏虐民者自今而後昧大義誤方向者當糾罪無貸會櫻井
寺衆推眞金爲總裁奎堂副之吉村重鄉伴林光平穴戶昌明各
職文書軍糧三條公聞而大驚遣平野國臣安積武貞諭止十八
日廟議一變長藩獲罪七卿西竄眞金知事不成而勢不可中止
遂營天川發使十津川說以義舉乾嗣龍野崎正盛來會衆千二
百人二十六日乘曉霧襲高取城城兵發砲十津川隊聞砲聲潰
亂乃退天川據險自守幕府命紀州藤堂彥根諸藩討伐忠光遣
使藤堂營曰親征詔下忠光將與同志奉乘與效力戎事會賊臣
矯旨沮親征忠光志在糾合義士討賊臣誤國者以安宸襟也不
省是時紀州兵塞吹口藤堂氏屯五條彥根兵次下市我軍移營
金峰與藤堂彥根兵戰大破之乘夜縱火下市敵委糧仗而走翌
日藤堂新七以書勸降眞金答曰賊臣罔上矯旨天下之所切齒

蓋協力義舉勤勞王事中川親王遣人宣諭朝旨鄉民拒之奎堂
曰朝命不可違而敵三道竝進發彈如驟雨乃火營退長殿村真
金度事不可爲辭衆而生死相誓者四十餘人夜踰大峰絕頂崎
嶇輾轉由白川經伯母谷和田至厨子口忠光斫敵二人以真金
勸遁去時九月二十四日也二十五日赴駕家口憑高瞰敵營營
兵發砲我軍奮戰真金傷不能步操紙筆賦絕命歌與奎堂重鄉
等自盡死年四十八僕福浦元吉每能服勤遂同死云真金狀貌
清癯襟懷灑落無芥滯性沈勇臨事果決奮志尊攘不以死生禍
福移也絕命歌曰朝夕仁磨幾阿滿勢志玉體奈計心見武時波
來仁計里所箸有日鑑家訓王室中興朝錫褒賞列祀典
論曰真金以一匹夫視朝綱之墜如切膚之痛於己自外事起慨
然以身許國毛利氏之建議親征也乃謂移蹕函嶺問幕府違勅

之罪不第醜虜不足虞中興之業可一舉而成也其行幸大和者
特假託之言耳是故倡大義發大難曰奉攘夷之命願爲先鋒實
則以回天之功自期也不幸時機中沮醜血原野以自完尊王之
志事雖不成耿耿此心誠足動天地而光山河烈哉

松本衡

松本衡字士權號奎堂稱謙三郎三河人祖政成父維成世籍刈
谷藩衡少穎異學槍矚右目退而歎曰此未足以發名成業乃折
節讀書游江戶入昌平學古有獲具匡國志議論文章殊絕時
輩旣而恃才跡弛與鬻友爭事除籍藩主召見大奇之舉爲用人
見老臣寵貴弄權卽面折之老臣自髡謝罪群臣數衡衡執義不
屈由是屏居三年詣京師復來江戶入羽倉篷翁塾岡鹿門嘗與
衡同學是時養痾閒室中以衡向斥逐實非其愆往說古賀氏使

再入昌平擢爲舍長業成西歸鹿門送之至豆州留飲三日衡奉觴謂曰子他日聞予舉事不成幸一銘吾墓足矣因談胸膈閒事鹿門賦長古以別衡再詣京師與賴醇梅田定明謀國事覺獄興衡適在十津川得免教于名古屋一時問業者甚衆乃好與博徒飲曰是輩不畏死可用也鹿門西游過名古屋衡倒屣迎之問近藝笑曰時事急矣何以文章爲蓋不屑以雕蟲小技成名也後鹿門之入大阪也邂逅松林飯山飯山固昌平舊友衡亦來三人咸稱百歲奇遇於是僦一宅以同居會朝廷下攘夷之詔幕府抗詔不應文久二年四月島津久光率壯士東上三人慨然入京干說公卿四方志士雲集久光慮是輩釀禍亂不敢發志士欲別奉一親王舉事議已決衡曰十津川山險大塔宮所潛匿民多果勁可據也卽夜赴大和因事中變志士或死或散衡亦遁淡路三年二

月寓東洞院自號洞佛子教授生徒土佐人吉村重鄉英達夙成聞衡名來謁遂訂爲友八月親征議興衡躍然曰時哉不可失侍從中山忠光年少有俠烈風衡與藤本眞金及重鄉出入其邸糾合同志有詔頒告曰乃今幸南都議軍略於春日社親征醜虜衡乃代忠光贈三條東久世諸公書曰臣等將途出攝泉行募義旅赴南都奉迎乘輿機事煩密用兵要神速今已頒告親征宜速進躡若遷延度日姦慝乘隙巧弄唇吻以矯聖旨大機一失百事瓦解賊臣跋扈夷狄猖獗神州陸沈是則諸君立廟堂參機密何以遁罪於天下後世乎卽日與重鄉等五十有六人奉忠光抵大阪稱朝使赴下關裝船艦出天保山海口衆斷誓誓死生無他曉達堺港館狹山觀心寺遣使要邑主北條氏藩士大驚宰臣答曰乘輿已戒敢不盡力甲田水郡長雄義士也掃館迎謁乃頒軍令拜

補公家納甲冑禱捷當是時豪傑以幕府專制憤惋不平聞忠光志在勤王遠近響應軍勢大振會有堺門之變親征中沮長藩獲罪三條東久世諸公西竄衆愕然曰聖上爲賊臣所要無復成事有懸軍以待天定而已俱奉忠光赴十津川途過天川四周絕壁足以爲固便定爲本營攻高取城幕府發令討之彥根兵戍下市我軍移營北山與彥根藤堂兵戰大日川卻之遂縱火彥根營已而敵奄至勢不可支因踰熊野出新宮緣藤葛攀崖壁夜至大峰絕頂見敵篝火戒木本尾鷲乃轉道開關崎嶇衆大憊休二日赴鷲家口進潰重圍冒前據險衡連夜不眠病目遂盲志不稍挫駈與後軍指麾風發兵盡力窮慨然曰丈夫死於忠義尙何恨耶呼紙筆賦和歌自刃時九月二十五日也年三十三衡爲人軀幹短小音吐清亮襟宇瀟灑其在昌平發一日大雪肩琴踉蹌踏雪抵

墨陀隄踞白髭祠欄顧滿江風雪撫琴調曲聲出金石是日疊韻三十首一時傳誦爲文紆餘澹宕有魏水叔之風又善書筆尤精邦典嘗讀皇朝史略每有大江廣元姓字輒墨筆抹去蓋鄙其佐霸也後以其書贈飯山勵以國事又呼鹿門曰石交友鹿門撰碑揭衡之烈其風誼亦可尙矣所箸有奎堂文鈔二卷奎堂詩鈔二卷明治二年朝錫褒詞後贈從四位論曰衡嘗登駿之久能山大罵德川廟觀者以爲狂蓋自源右府專兵馬之權朝廷失政且七百年衡深憤慨之恒以覆霸府復王朝之舊自誓夫以眇爾之身舉兵勤王功雖不濟大義凜千載矣絕脰而死亦足壯哉顧天下義憤發爲銀山爲筑波爲薩長二藩未必不由十津川之舉啓之也其關繫於大勢誠亦大矣此豈與夫氣節矯激致命一朝者可同年而語乎

329656

高雲外曰余與奎堂相識多年曩歲南歸訪之京師烏丸僑居爾時上已前三日壁間棚上舖朱毯插桃花於瓶設人勝六七曰吾去春舉一女今以當其生辰而自慶也少焉厲聲入戶者數人隔壁煩言爭起勢似索逋債曰米鹽柴炭之費無能辨之渠不知我志所在故然余於是辨酒肉暢談半日與慰契濶更有所告導不聽遂別後數閱月舉義十津川而死惜哉今讀此傳慨然久之

松田鯤堂曰予嘗入京訪奎堂于東洞院旅塾見其妻及伊藤三彌穴戶彌四郎同酌予問奎堂曰聞子在尾張娶成瀨家臣某女生男甲太郎而今妻與之異乎奎堂掉手掩予口曰莫莫吾娶此妻是池內陶所妹常藏護身短劍欲從吾殉節余貧旅聘之之時伴曰初娶否則不應聘云云言猶在耳去歲在修史

館閱諸文書維新後朝廷之褒典及其妻而不及甲太郎母子何也此三人者見今存否乎明治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于東京日枝祠下明志學舍

佐久間啓

佐久間啓字子明稱修理信州松代人其先出自高望王居房州佐久間莊因氏焉元祿中備前守某者居信州長沼城坐事國除子孫事松代眞田氏祖國正父國善竝有時譽啓生於象山麓因自號象山少讀書家庭通四書大義從鎌桐山學作文吐屬驚人桐山歎曰是兒千里駒吾安能抗顏爲之師游江戶入昌平覺師事林述齋佐藤一齋特荷羽倉篷翁禮遇與梁川星巖大槻磐溪山田方谷親善鑽研經史涉獵邦典尤好韜略從江川英龍于韭山講西洋砲術所見不合歸江戶從坪井信道杉田成卿講荷

蘭學審宇宙大勢常用意國事指陳時政闕失毅然無所忌識者知爲國幹器矣藩主每憂中外弛備及其爲閣老專掌海防事啓上書曰海防之要在砲與艦而砲爲之最宜聘船工砲匠於海外鎔解銅佛梵鐘鑄造銃砲練水勇習砲陣更簡派重使審量海外形勢蓋非知彼知己則邊奏有警何以禦守以藩命鑄大砲蓋參易象於蘭書以發其祕蘊比之江川法更爲精核築砲臺於深川邸試演之歷視荒岬城島三崎浦賀猿嶼諸砲臺曰江戶天下之吭也富津洲背雖曰天險海口猶濶水勇缺則難制敵今不之察裝置呆堵頑堞是示我無策也顧吏胥庸流不足責其搢紳鳴玉自謂出類者不知天下大計徒糜財帑可勝道哉因申藩主不許嘉永四年春演砲松代城西七晝夜諸藩士來而問業者甚衆應中津藩聘鑄砲二門試之鶴牧五年蘭人報歐美各國要約卽見

川路司農陳制外策六年夏美艦乞互市海內騷然乃建議曰開航海學造堅艦練水勇曰改築沿海砲臺曰編砲隊曰釐革慶安兵制曰定砲政開硝田曰演砲以時曰選將材曰正賞罰振士氣曰一致列藩兵備此可以矯除積習振刷頽綱以保國威矣不報乃憤激曰九里濱之事何以異城下之盟有詩曰微臣別有征謀事安得風船下聖東當是時啓名動朝野豪彥志士就問時事長藩士吉田松陰尤服其說遂師事之會俄艦入長崎便欲投之游海外來告別啓贈詩勉之至則已去是歲冬鹿兒島長州長岡大野秋田諸藩交請鑄砲安政元年正月美艦來申前請幕府命松代小倉二藩警備沿海啓與藩宰望月貫恕俱部署其兵二月廿日聞下田開港議已決謂貫恕曰彼地天險不可使虜據一旦有變起不便策應不若開橫濱之爲愈也歸江戶具狀因藤田東湖

上之見阿部勢州堀利熙論其得失又使門人小林虎勸說長岡公皆阻格不行小林虎由是被譴六月吉田松陰至下田西航事覺下獄辭連啓併被逮獄中爲省僮賦九月禁錮松代啓雖罹重辟獨能持大節不以死生禍福一動其心常曰予年二十以後乃知有繫乎一國三十以後乃知有繫乎天下四十以後乃知有繫乎五世界而其心未嘗一刻不嚮帝室一日爲櫻賦傳入乙覽上歎賞旣而幕府免其禁錮長州土佐二藩交聘竝辭有王道無偏黨願傳蕩蕩風之詩蓋知夷之終不可耻也文久三年飛鳥井亞相傳朝命召之以病辭元治元年三月入京衆交危之啓慨然曰諸子愛吾乎抑愛國家乎苟愛國家何爲沮吾行謁大將軍有命築浪華砲臺固辭山階中川二親王竝召謁又傳詔旨使條政事啓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以獻島津泉州亦使西鄉隆盛詢時務

焉六月上書一橋督府論陳國事是時尊攘論大興浮浪橫暴中以飛語士大夫爲啓危慄或勸退待時機啓談笑自若曰天知吾誠吾何憂哉七月十一日抵山階親王邸途爲賊所傷遂卒年五十四上哀戚有失人之歎云啓姿度雄爽精光四射音吐清朗每劇談隔壁聆之輒了了性忠忱識量弘遠臨事喜愠不形於色嘉安以來隱然以天下大計自任至其議論規畫秩序井井就順乎事幾綜核乎鉅細而能慎重以處事賓接士大夫備有禮美使彼理異其儀容路左揖之川路司農曰受美使之揖獨吾子耳少壯好學凡禮樂刑政星官算法醫卜治工書畫詞賦竝究而悉之曰集大塊所有之學以立大塊所無之言是爲達觀大塊者所箸有四書旁注喪禮私記琴錄春秋占筮書補正洪範今解皇國同文鑑砲卦砲學圖編荷蘭語彙象山詩鈔象山文錄省僮錄如千種

明治二十二年二月贈正四位列祀典

論曰啓五樂說云君子有五樂而富貴不與焉一門知禮義骨肉無罅隙一樂也取予不苟廉潔自養內不愧於妻孥外不作於衆民二樂也講明聖學心識大通隨時安義處險如夷三樂也生乎西人啓理窟之後而知古聖人所未嘗識之理四樂也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精粗不遺表裏兼該因以澤民物報國恩五樂也觀此則啓之器識可概見矣惟其弘此抱負英風浩氣至今爲昭豈偶然哉而直道不容竟爲摧折非獨啓爲不幸也

又曰當美艦乞互市時海防論大興韭山代官江川英龍督築品川砲臺啓大非之曰江戶海口不可無砲臺予亦屢言之夫海口之防戰利在砲臺然其得力處全在別備砲艘相機策應砲臺一二區而足不必多築今日所築陸續相連是陸軍屏壘之法非海

口防敵之術也蓋陸戰攻中寓守守中寓攻守則以壘自屏攻則出壘以衝守與攻皆係壘中之人故人衆而壘不能不多亦無多壘障礙之虞海口之戰則不然砲臺之兵不操砲艘砲艘之兵不在砲臺故砲臺不貴多而砲艘不厭多也蓋砲臺多則兵分兵分則用士衆而左者不能拯右右者不能拯左不幸敵艦入於中間左右之臺互相障礙不能用砲惡在其爲利也且砲艘匱乏進剿無術如賊連船於相房間以絕我海運何以卻之是時內港有百砲臺亦屬無用欲不屈不可得也若乃多備砲艘訓練以時開戰策應無所不可足以警服外寇而制其死命又何苦以若爾砲臺爲多事之際其經費亦可惜矣江川氏小有才幹素無學術見西洋陸戰壘圖未知其解杜撰牽合誇爲守海口之策當路者亦受其欺予深嘗之屢言於川路司農司農信余言而不能救可勝慨

哉此論殆乎駕出魏源可爲後之任事者鑒戒也

久阪通武

久阪通武字實甫小字元瑞長州人少好讀書每遇忠孝節烈士
竦然改容吉田松陰慷慨國事錮於藩特許聚徒講書通武與入
江弘毅高杉春風從之慨然有報國志遊歷鎮西畿輔東海至江
戶入芳野金陵門與河本惟一松田和厚中村知一及金陵子世
秀意氣投合益相切劘見醜虜橫行怒曰味膺懲大義者匪我徒
也痛論時事豎眉決毗口角飛沫夏日金陵晒軍服於風簷通武
取而服之大聲疾呼爲大砲碎艦狀河本松田等從旁大笑衆目
爲狂而不顧也是時倡尊攘者競起通武與弘毅俱詣京師謁大
原公私獻回瀾條議暨松陰所箸時勢論藩主父子朝覲世子定
廣承命護勅使東下通武與春風從之幕府議不輒決通武曰肉

食者不足與謀因欲火橫濱虜館竟決謀出邸世子大驚馳馬而
追及之諭曰家君自矢盡力報效孤亦奉勅而東今輕舉大事去
矣惟望汝等鼓動雄心振發義憤以輔翊孤通武泣謝曰臣等淺
慮幾貽累二公死有餘罪乃已一日望殿山虜館不勝憤憤輒曰
是使猛虎負嵎也乘夜行火直入京師明年將軍入朝詔曰廟議
決於攘夷國家安危繫此一舉開言路採衆議凡有所見者詣學
習院陳之乃與真木保臣平野國臣出入學習院鞅掌王事而幕
府依違不前通武大怒見閣老板倉勝靜詰之不省通武於是齋
宿絕粒與寺島昌昭轟寬胤詣闕抗疏請定掃攘之期伏地弗起
世子聞之馳告鷹司關白關白奏之遂令諸藩會議頒告曰以五
月十日爲期世子先諸藩西歸築壘壁修戰備通武與春風編奇
兵隊陣馬關會美艦適過便砲擊之忽聞賊牋姊小路公乃愕然

日廷議必一變兼程東上果變矣八月十八日勅關九門停公卿
參朝罷長藩士衛堺門長藩士退屯大佛忽號砲發通武以爲變
起直造鷹司關白第關白亦蒙嚴譴門卒拒不入通武毀後門進
謁關白問狀亦不知滿第囂囂詔削三條公等官爵停毛利氏入
京通武等奉三條公等西走元治元年六月福原益田兩宰擁衆
東上福原隊入伏見益田陣山崎通武與貞木入江等從之裁書
因老中稻葉正邦奏之曰臣藩主父子一奉掃攘之旨盡力王事
唯恐睿慮不徹一朝被咎爾來恐悚待罪哀訴路絕望闕號泣不
知所爲願一垂聖盼召臣藩主父子親賜玉音足以釋宸疑霽嚴
威未報國司親相亦稱鎮撫踵至屯嵯峨天龍寺伏見山崎嵯峨
三營鼎峙衆凡三千九門戒嚴京師騷擾幕吏永井尙志傳一橋
公旨撤兵不服草檄鳴松平容保之罪乞在京諸藩協力三道竝

進通武固執不可曰彼挾至尊臨我我不能免逆名請奉朝命退
屯兵庫待嗣君至而後決亦未晚也貞木保臣抗言曰今日之事
但有橫尸闕下以明尊攘大義而已福原曰事急矣不可以累嗣
君七月十八日夜三鼓福原隊先發通武直入鷹司第逼見前關
白且有所謀忽巨砲轟蛤門通武不少動口說大義前關白蒼黃
避去通武蹶起擊走越軍將進入華洞適彥柔會薩四藩兵來攻
彈丸雨注通武蹈火督勵將士戰甚苦有飛丸中其膝乃執刀抉
丸血淋漓帕約登樓圍合呼入江弘毅託以後事且曰吾已矣諸
君其勉之割腹而死年二十六已而全軍大敗弘毅保臣保天王
山戰歿世子率兵東上途聞敗報還明年三宰謝罪後五年王政
復古又二十四年贈正四位列祀典所著有江月齋遺稿論曰長
藩士舉不特無名義亦無謀略足言也蓋綸言反覆勢不得不至

於斯耶吾聞來島政久年六十衆稱來翁顧叱通武曰白面書生豈解戰事乎通武死時有詩曰嗚呼吾死有餘罪恨不以死諫來翁悔犯闕無名義也蓋以一朝被咎故不忍憤憤輕舉誤事是特小丈夫之爲也通武追悔靡及良可悲夫

眞木保臣

眞木保臣稱和泉號紫灘筑後久留米人少涉邦典常慨王室式微然匡君之志雖切而資藉之功尙少一日讀會澤慇齋新論乃喟然歎曰是真吾師也遂遊水戶問業慇齋會蘭舶入長崎報曰清英構兵清殆敗保臣奮曰醜虜安知無朶頤乎即日西旋倡尊王大義鼓舞士氣以言錮於藩十二年當是時邊事旁午幕府使堀田備州奏請外交保臣慨然上書三條公主張攘夷之說不可乃與平野國臣議曰不藉大藩之力不能也撰書二卷因國臣上

島津泉州大久保利通自京師歸途見保臣謀覺乃提銃踰疆入薩會泉州奉勅東發志士要之兵庫共謀義舉馳書四募同志泉州意在舉正黜姦以匡濟時政深恐志士過激敗事留之大阪邸令左右諭之曰凡事不得天裁則名義不立吾將詣闕奏時事以請天裁諸君其待之衆不服曰島津公負天下重望而猶豫不決今日事不斃九條關白酒井所司代犖動天下之耳目固不可也因擬田中綏猷襲九條第久阪通武攻酒井第柴山橋口二人直入相國寺因青蓮院親王奏狀議已定衆曰凡事有主者然後濟眞木君才略超群自今已後事無細大取決於眞木君是夜將其黨潛發薩人與之者三十七人泉州怒其負命授旨奈良原大山等八人且曰渠不聽惟汝所爲八人馳至伏見諭旨不聽乃斬柴山橋口以下八人檻致保臣於久留米旣而薩長二藩競倡勤王

是時藩主有馬氏起保臣問所見保臣對曰薩藩國富兵強主倡大義苟欲有爲宜與協策卽遣保臣往薩歸則藩論一變坐罪閉居侍從中山忠光在長州遣使救解之會有朝命釋保臣罪保臣於是入京謁三條公爲學習院徵士乃獻策親征志士贊之將託大和行幸移蹕函嶺以問幕府之罪事敗三條公等西遁保臣與久阪通武從之參謀議元治元年六月長藩福原國司益田三宰擁兵入京京畿戒嚴保臣與通武據天王山變名甲斐眞翁將忠勇隊來島政久據天龍寺草檄鳴松平容保罔蔽天朝之罪舉兵保臣言其非計不聽遂合兵戰闕下久阪來島等鬪死保臣退據天王山恐不支遂自殺時年五十三所箸有紫灘遺稿二卷明治五年五月詔賜祭棗十七年四月諸有志謀立祠東京水天宮側特許曰紫灘神社併賜金百圓

論曰久留米爲高山仲繩自刃地人多慕仲繩遺風好說勤王大義而保臣世襲水天宮司叙從五位最有重望來往常武京攝間結交豪傑常曰天下有事我七族殉王而後可瞑矣若保臣死志匡王國氣震姦回可謂烈矣然吾惜其不少隱忍以審時勢而徒輕舉以失事也

平野國臣

平野國臣號獨醒軒稱次郎筑前人少學邦典深憂皇威之替陵遊肥後過菊池公遺墟將建碑徵文於搢紳乃入京師是時夷狄猖獗邊疆騷然閣老堀田備州入朝奏訂美國條約國臣曰玷辱國體一至於此志士豈旁觀之秋乎更姓名曰都甲楯彥與小林良典田中綏猷賴醇梅田定明俱謀國而大獄興小林梅田賴諸人檻致江戸薩藩西鄉隆盛度不免乃挈清水寺僧月照西遁至

先正傳 卷一
筑前託諸國臣國臣曾識月照於近衛公第乃爲之僕下筑後川
偵卒追尾因易服爲道士閒關入鹿兒島而偵察益急島津順聖
公薨藩論一變衆不知隆盛承順聖公旨謀事皆咎其庇月照隆
盛亦幾弗測乃與二人潛發航日向隆盛月照不勝憤相抱投海
榜人驚救隆盛蘇月照死國臣叙其顛末題曰西海波間記潛入
京師上近衛公月照所懷文書是時出羽人清河正明與田中綏
猷謀矯稱青蓮院親王旨赴鎮西募義旅國臣曰此輕舉誤事者
薩藩國富兵強順聖公雖逝介弟泉州君豪邁有大志此可倚也
衆然之乃抵薩摩說宜倡大義以副輿望又呈所箸回天管見錄
培覆論培覆者謂培朝廷覆幕府也泉州深嘉之賜金遣歸國臣
常慕高山仲繩爲人捐貲製石鐙安其墓下明年四月泉州率勤
王兵東上國臣與諸同志要之兵庫先入京師賴近貴建言曰方

今黠夷逼於外大姦橫於內如癰疽潰裂天下阽危且不謀夕今
年十月爲大阪兵庫開港之期期至彼必起商館築壁壘繫兵艦
兵庫爲畿甸之咽喉坐爲彼所扼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者不如
治兵以備然非藉大藩之力固不可也今島津氏入京此千載一
時謹獻三策曰拔浪華火彥根屠二條遷車駕於大阪城勅七道
諸藩統六師以討幕府是爲上策募義旅以浪華爲根據使青蓮
院親王問幕府違勅之罪是爲中策就島津氏所奏黜幕吏張皇
威駐蹕浪華會合諸藩以伸尊攘之大義是爲下策此三者一斷
於宸衷莫失千載一時機也會福岡藩主黑田氏東觀至播州國
臣曰黑田公爲島津泉州叔父予係藩籍以至誠說之可撼也乃
往說黑田氏愕眙遠移病西旋國臣因是下獄獄中箸盡忠錄制
蠻策征寇說國體辦神武必勝論囹圄集六種旣而勤王諸藩交

入京師藩主赦出國臣直命入京朝廷舉爲學習院徵士與久阪通武眞木保臣等參大議時土方久元官部增實上書曰方今大計有六師親征而已抑錦旗所向誰敢異議請速進蹕勅青蓮院親王爲先鋒則志士響應而至非直醜虜不足虞中興大業可成也國臣力贊之關白近衛公入奏乃詔車駕將詣畝傍山陵有所議會侍從中山忠光舉兵大和國臣奉命往諭歸則廟議一變三條東久世澤諸公西走國臣亦投長藩以爲糾合同志以應忠光可少振天下義氣也三條公弗聽乃與其黨美玉白石諸人奉澤公宣嘉航至播州會大和軍敗國臣常欲詣京清君側且爲三條公等懇寃而事日非乃入但州襲生野麻舍散金穀召士衆草檄鳴幕府挾朝廷矯聖旨斥正議構勤王諸藩之罪一舉陷銀山據妙見山而出石姬路豐岡三藩兵來伐國臣挺身格鬪銃丸中腰

乃勸宣嘉奔豫州美玉白石諸人戰死國臣走免爲敵所擒繫京獄明年長藩士犯闕幕吏慮志士越獄應之斬國臣以下三十三人國臣秉筆大書憂國十年東走西馳成否在天魂魄歸地十六字又賦和歌東向拜闕從容就刑時元治元年七月二十日年三十七明治維新後澤公宣嘉爲長崎知事西下追賞國臣之烈知藩事黑田氏亦賜四口糧事聞朝錫褒詞贈正四位論曰國臣之下藩獄也乞筆硯弗許乃捻紙片多造字形排貼之紙面箸七千餘言所謂神武必勝論盡忠錄諸篇是也其援古引典皆出憶記略無差謬乃者宮內省石刻神武必勝論字形奇古文辭明暢足以見熱誠忠赤之所注眞可尙矣又嘗讀西三條公行狀先帝勅公曰平野國臣奏討幕回天之議朕一一記之國臣固以挽回天運自期奔走十年畫策之偉氣魄之雄規模之大卒

能使人人翕然知所嚮宜其以一布衣能動聖聰如是也惜乎時
幾未至每舉輒敗遂不令終悲夫

周布翼

周布翼字公輔長州人父兼正世事毛利氏少喪父兄爲母所育
性敏悟異於凡兒逮長入學舍掃一室篤志力學好讀邦典凡制
度之得失風俗之美惡能悉其源委擢爲國學都講累遷政務役
會美艦乞互市海內騷然幕府詢和戰得失於諸藩長藩主戰而
幕府不奉朝旨又與水尾越諸藩不諧於是尊攘之論漸興翼知
亂兆已成夾輔藩主敬親修文講武惠工勸農且以勤王事長藩
爲天下倡先者其大端蓋發於此安政五年幕府與美俄諸國修
和立約遣堀田備州請勅准不可而大老井伊直弼幽閉水尾土
越諸公竝鉤捕勤王士上宸衷軫憂不安寢食鷹司正親町諸公

密通敕旨於長藩以保佑王室相勉敬親驚喜欲遣使詣京而難
其人翼自請行遂以爲使預聞朝議於正親町第卽優旨賜御簾
御杯以勞之朝廷爲幕府所制飲膳亦被裁損翼聞之憤然愈以
尊王黜霸自勵還密勸敬親獻土產充供御上悅益倚重之萬延
元年春大老直弼斃尋有阪下之變時勢一更翼適在江戶揣摩
時勢慷慨論列奮不諱忌用事者以危言中之脫然西旋會敬親
東上翼追見之亡幾世子定廣奉勅入朝嗣又銜命使幕府翼與
久阪通武高杉春風參贊甚力而春風等私謀火橫濱虜館俱出
土佐藩主山內容堂聞之大驚告定廣因追及諭止之翼亦馳至
謂春風曰諸君休矣幕府模稜術舉世所知如容堂公亦模稜無
能爲己土佐藩士憤怒事且裂春風卽扶翼上馬翼行且罵土佐
藩士共來請一決定廣慰撫之竝往見面謝容堂容堂曰君莫以

小菁爲念宜貸其罪翼於是免死屏居文久三年大將軍入朝詔頒告攘夷之期敬親父子即日西發異人猛士景附響臻咸曰時機至矣五月十日馬關砲擊美艦敬親起翼改稱麻田公輔掌軍國事毅然以重遠自任事多參畫時論謂馬關之舉足以振三百年墮廢之氣而幕府使閣老水野泉州詰其乖幕議長藩據理抗辯遂與幕府不相容延至八月朝議一變十八日俄有免藩禁衛罰敬親父子之命初翼秉政一藩忠勇果斷無所顧忌而小人多嫉惡之至是競肆舐排翼憤惋欲入京挽回朝議至大阪知事勢已去三條東久世諸公西走知無奈何將引決會敬親召還慰諭備至乃草奉勅始末及懇冤疏上之不省士之稱尊攘黨者闕然一辭必欲獲松平守護容保之首而甘心焉因相與乘程赴葦卜呼天鳴冤事決裂定廣方率兵東指途聞敗報還幕府大怒起軍

問罪翼往見岩國吉川氏託後事挺身將叩東軍戟門矢死雪君冤敬親又召還之會馬關講和俗論禁興一藩疑懼不知所措翼仰天歎曰吾才薄任重畫策失宜使我公被大咎吾何面目復視息天下乎惟有一死以塞罪而已不食數日遺書伏及而死時元治元年九月二十六日也年四十三死前一夕謂人曰吾意撥亂反正在乎後賢今當事者一蹶不振是可死矣世人不爲玉碎軼圖瓦全圖瓦全則何以激勵後賢乎翼死後高杉春風起兵大破東軍春風翼素所奇愛可謂能踵其志不負所知矣明治二十四年春贈正四位列祀典
論曰翼蚤納交近貴欲興復王室其志終始不渝可謂知大義持大節者矣敬親父子志在勤王而遭際迥直進退失據雖綸音前後不符抑亦太阿倒持受人所制故也是以翼處朋黨角立之間

先正傳 卷下
冤憤怫鬱不克令終悲夫然不踰時而碩德異材雲臻鱗萃顛踣
幕府光輔帝業翼志終底於成宜哉嘉憫賜祭子孫蒙采錄也

武田正生

武田正生字伯道號耕雲齋稱彥九郎水戶人天保中擢參政兼
學校奉行是時藩士正姦分黨烈公獲譴幕府藤田東湖會澤憩
齋戶田蓬軒相繼貶黜正生不堪憤恚以其徒入江戶上書閣老
水野訴君冤褫職閉居烈公之參大議也東湖蓬軒皆起翊之已
而災死姦黨結城朝道伏誅正生任執政總理學校安政五年幕
府將許美俄諸國乞互市士論紛起朝廷大怒下勅水戶輔幕府
攘外夷正生建言曰宜速奉聖旨以決天下方向幕府忌之再幽
烈公彥根大老直弼遣安藤對州奉還勅書正生與金子教孝高
橋愛諸極論還勅不可其徒數百人屯聚長岡皆正生所養者烈

公深憂之使青山延光往諭衆皆散走乃命國老大場景淑齋勅
書南上於是櫻田之變是歲秋烈公亦薨天下洶洶文久三年
春一橋氏入朝正生從之預聞海防議朝廷以五月十日爲掃攘
之期藩士奮躍謂朝廷頒告攘夷之期正臣子成先君遺志時也
七月正生東歸警備水戶沿海元治元年二月叙從五位下任伊
賀守藩主慶篤爲諸曹所愚以市川弘美任執政黜正生藩士失
望鄉校士子千百爲群藤田信爲東湖第二子據筑波山正生戒
之曰藩公昏懦不足繼先君遺志嚮者朝廷頒掃攘之期不若義
舉爲稱首也歷說小川潮來諸校田丸直九年六十頗好義慨然
曰是舉繼先君志宜令衆知名義所在造烈公木主題曰贈大納
言從二位源烈公每事告神衆謂日光山地勢險要照祖所廟鎮
可據也上書閣老板倉亦以因備二藩主爲烈公子疏陳情事請

爲掃攘先鋒次宇都宮日光奉行戒嚴不得入轉道據太平山
國共昌曰此地屬幕府不若據筑波山以俟時機也田九直允然
之率衆移筑波市川弘美嗾藩學諸生曰彼藉名攘夷逆迹已露
而藩士旁觀何以謝幕府諸生至江戶見藩主請親伐之且曰武
田氏實主是事正生惡姦黨得志挾其衆南上幕府關松戶千住
乃屯小金原藩主恐物議拘禁市川佐藤朝比奈三姦七月幕軍
與筑波軍戰高道祖破之夜半擊走幕軍而姦黨矯君命囚正生
以下妻子藤田信以步騎五百赴水戶國內倣擾會長藩士犯闕
諸老要藩主參幕議乃命大炊頭松平賴德鎮撫正生在小金原
迎謁請從衆千四百人賴德臨國疆姦黨請單身入城賴德怒曰
吾代藩主來進退在我何煩爾指揮言未畢彼兵發彈正生曰此
不可以口舌決請據那珂湊爲後圖然姦黨已據之正生登巖船

山瞰敵營急令進軍陣磯濱兩黨隔水對戰數日不決筑波潮來
諸隊協力奮戰拔那珂奉賴德詣神勢館召參政戶田忠則責其
亡狀忠則病是屬暴橫專事彈壓於是欲納賴德姦黨不肯砲擊
神勢館賴德大怒退保那珂幕府命參政田沼意尊督福島壬生
土浦諸藩兵討伐意尊次府中火玉造小川諸校薄那珂正生衆
二千五百固守不屈幕吏田中銚大呼勸降賴德曰寡人不幸墜
市川姦計田中曰吾固知其非本意盍爲衆請命賴德出正生危
之不可姦黨誘之檻致江戶賜死十月二十二日諸士異論者降
幕軍縱火正生衝圍而遁筑波潮來諸隊來合衆千餘人次太子
村皆曰吾輩欲奉朝旨勦醜虜成先君遺志而爲姦黨所陷事至
於此唯有因一橋公哀訴闕下耳乃推正生爲總督經兩野破高
崎藩兵由中山道過伊奈度小田切之險入美濃大垣彥根藩兵

扼揖斐轉出長峯時大雨雪凜風偃旗士裂膚人馬凍死衆負糧仗踰蠅嶺夜臥雪中崎嶇閒關達今莊事聞京畿震動一橋氏奏曰浮浪橫行至此臣之罪也請親勦討乃督會津桑名大垣彦根福井加賀諸藩兵拒之正生遣使加藩曰臣等奉先君遺志常恐失墜爲市川姦黨所擠無由雪冤一橋公實先君寵子寡君介弟將進京訴微忱以請洗雪願爲道地參政永原義之周旋甚力一橋氏郤之衆皆曰歷難至此不若百戰快死正生曰一橋公我之所執臣禮安得抗乎尋告加藩曰臣等謹歸命戟門旣分萬死復何言唯志在報國今徒蒙賊名千載有餘憾一橋氏拘之敦賀僧寺其徒八百二十三人慶應元年二月田沼意尊傳幕命斬正生等三百五十二人流百三十六人餘以從論正生年六十三明治維新正黨在京者奉勅誅市川朝比奈諸姦正生等列祀典

論曰鹿門吾師云姦黨奉藩主附幕府正黨戴烈公奉朝旨兩者不容互募黨援而正黨過激者刺彦老狙安藤氏襲英館目爲激家中立持重者憂此屬粗暴專事鎮撫目爲鎮家及筑波事起鎮家不能自保協力姦黨非其志也而其多藩學諸生曰諸生黨一起一仆互相吞噬父子仇視骨肉相屠殆類假名國事而逞恩讐者矣信如吾師說而黨爭三十年烈公所養人材於是死亡略盡可勝惜哉車駕北巡詔錄正生以下諸人後賜金修墓又特許建祠曰松原神社庶幾可以少慰已

高島茂敦

高島茂敦字子厚號秋帆稱四郎太夫長崎人爲人慷慨讀書講武豪邁有才識管掌清蘭互市兼辦海防事務是時清英構兵茂敦上書奉行田口伊州請講火技貯糧粟申令邊備修飭戎務私

購白忽加炳諸砲延象胥講西洋兵法會蘭人某來其人從拿破
崙屢經戰地最精火技茂敦從之學砲術業成乃創兵制事聞幕
府天保十二年五月率門弟子東上演砲槍於德丸原整列槍隊
聽令開砲一進一退倏忽如風觀者莫不驚歎大將軍賞賜白金
二百兩進班秩江川英龍下曾根信敦等皆列門籍火技大開西
式練兵始興同僚福田某嫉茂敦聲位出己上殊不平適因幕府
監察鳥居忠耀信用本莊茂平次茂平次長崎人乞假西旋見茂
敦曰足下獻大砲開西洋兵法而賞不酬勞予近出入權門請爲
道地茂敦正色曰吾世荷國恩志在報國奚敢貪緣求非分耶茂
平次大媿往見福田激動以言會長崎火延及茂敦家乃修小島
別墅據崇丘繞石欄鄉俗呼爲小城茂平次故愆愆福田謀陷之
歸江戶見鳥居忠耀譖曰四郎太夫築私墅占據險要僭擬城廓

延蘭人購火器情且不測忠耀告之關老水野忠邦忠邦怒授旨
長崎奉行收茂敦父子下獄逮捕門客是爲十三年十月也明年
二月檻致江戶案經五府竟無證左而小人承旨鍛練成獄先是
舌人私買清商貨物法當斬茂敦力救之至是追治之錮獄已而
忠耀積姦暴露褫職廢錮茂平次亦逮而茂敦繫如故嘉永六年
六月美艦要互市邊徼騷擾江川英龍以韭山縣令兼掌海防事
屢請赦茂敦乃獲赦命爲江川附屬督鑄造大砲任砲術教授上
書論時務曰我邦元和偃武以來兵式崇尚漢法朝鮮之役始用
火器尙限步卒銃彈量三錢至一兩射力僅四五十步無隊伍節
制之法我兵制五十騎爲一隊每騎從卒迨千人戰者不過半如
西洋兵千人千槍無卒不戰而我軍無水勇大軍陳沙場畫張旗
幟夜篝炷火此殆揭標而待彈者我船載百石始安大砲一門砲

彈量不過五十兩西舶一艘裝巨砲數十門此勝敗不戰而較然者往年粵東之變水陸連戰皆敗出償講和大辱國威此非前車之可鑒者耶不知迨今一變兵制而講火技貯硝藥造軍艦築砲臺顧士大夫見國家全盛未涉域外情狀故議論未得要領承平日久舉世不知戰備爲何物若邊隙一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禍結必有虎狼意外之患宜潛形藏影視其所爲以應之順適其意其閒修海陸軍制移侯國於要隩使彼知懼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是固爲制外之至計且請許互市曰我許清蘭來販幾二百年未見其害今也天事人事俱變五洲梯航聲息咸通交商和親洵爲公理而我邦屹立東海鎖港之說豈爲得計乎唯宜接之以禮與之以信取萬國之長資我之短以固立國之基揣摩情勢指陳利害縷縷萬言言極剴切而當路疑忌百端獨閣老阿

部勢州嘉納之擢爲講武所砲術師範秩一百石晉武具奉行任海陸軍制取調秩并二百石茂敦雖以武起家性頗好文嘗受書法於廣東人施南筠書大規磐溪聯曰布武修文孰非經濟嬉笑唾罵俱皆文章筆法遒勁無和習磐溪大喜亦刻印贈之曰火技之中興洋兵之開祖當是時江川下曾根二氏門日盛而茂敦名益重慶應二年正月十四日年六十九病卒明治二十六年十二月贈正四位

論曰茂敦抱持見地每主張開港之說曰唯宜申之以禮與信且善講砲術論海防以豫備未然詩所謂用戒不虞者非歟特當時幕吏忌之被誣繫獄未幾忌者斥罰而茂敦冤錮十餘年不克盡其才爲可惜也吁小人比周飾成罪害古今一轍可勝道哉
村山拙軒曰先人松園與磐溪先生親善先人嘗云磐溪在長

崎時始知秋帆示太田南畝詩有一自西洋傳火技孫吳韜略皆陳腐之句秋帆由此發學洋兵之志此事先人所親聞而世或不知之

松林漸

松林漸字伯鴻稱廉之助肥前大村人生于北筑飯盛山下因自號飯山甫三歲解書字七歲時執簡賦詩逸焉寡儔藩主召置左右甚幸愛之藩主東觀漸從之時年十四師事安積良齋良齋見所作詩大奇之授以讀書法入昌平覺與岡鹿門松本奎堂等以經史文章相切劘漸少鹿門數歲兄事之時稱三人爲昌平三才子是時幕府政衰羣凶崛起時論紛如漸以矯激而漸等抱尊王黜霸之志以文字譏切時事痛言極論諸耆宿咸深驚歎不敢以新進小生遇之漸名稍著既而奎堂造尾州漸以事詣大阪鹿門

適在奎堂亦至欣然自謂百歲奇遇同儕堂島一舍居之京攝爲人文之淵藪三子因與恢奇博辯卓犖之士縱談時事中夜起舞時或呼酒叩劍慷慨悲歌有國士風時人稱曰雙松岡或有以混沌社諸賢比之鹿門獨不服蓋自負氣節文章超軼七子也嗣見朝廷數降勅攘夷狄幕府依違不前島津泉州獨率其衆入朝三子慨然曰此豈志士袖手旁觀之秋耶乃俱杖策入都干說公卿會變起倉卒海內騷然漸輿病而西鹿門亦東歸文久三年夏頒詔親征奎堂糾合同志舉義大和漸奮然投袂而起曰聖主頒告親征豪傑響應此千載難逢之會時機豈容坐失哉因將東上勦力共事渡邊昇者漸親友也謂漸曰夫立廓清之功宜見幾而作請少審量時勢莫蹈危機引裾止之漸感悟卽與渡邊兄弟楠本正隆等倡道尊王鼓舞士氣是年擢爲學館教授參決機務漸益

感激蘊義抱貞秉正排邪無所忌撓藩政於是大振然嚴毅自持盛名之下不免爲俗所憎正月初三日偕渡邊昇等詣藩主第賀新正夜歸遇盜於途劍銃交下漸獨遇害年二十九是歲慶應三年也漸性敏而貌厚才大而氣銳少好修實學愛多羅山之秀時入山讀書尤注意古聖賢出處常念激昂青雲必有潤澤於天下故其所著見於議論充乎文章其爲文鬱勃而昌明與其人適相稱云所著有飯山文存二卷飯山詩稿一卷明治二十二年列祀典贈從四位渡邊楠本等招漸故舊追祭之論曰渡邊楠本等之爲追祭也鹿門吾師適在北海余乃折簡報之復札曰渡邊兄弟楠本等獲有今日而大村公露賞典增封土皆賴飯山之力渡邊已列華族固不可不奏此人功此可以贊漸矣余復何言然漸既歿之明年王政復古渡邊楠本等勤勞王事

爲維新功臣天獨不假漸年豈不惜哉

高杉春風

高杉春風字暢夫稱晉作長州人少師事吉田松陰與久阪通武親善通武沈實老成春風負膽氣不甚好讀書故松陰揚通武而抑春風春風幡然改志痛自刻責通武曰暢夫非吾所及也春風聞之曰久阪君才識出類吾敢比之乎松陰欣然曰二生推讓如斯乃國家之福也二人生同歲人稱爲聯璧遊江戶入昌平變交結知名士文久二年春幕吏航上海藩主命春風隨以觀西洋砲艦意竊欲矯命購艦但爲罪已重必觸君怒繼慨然曰觸君怒毋寧購而備之還稽首於藩主坐前曰臣知武備不可忽專約購艦敢昧死伏矯命罪請裁之藩主原之不咎卽命購取每疾醜虜猖獗與通武謀火橫濱不成遂燕殿山如京師三年夏詔頒告攘夷

之期春風躍然西歸馬關之役興乃建議選軀幹強壯者編奇兵
隊藩人素服其才而嫌其無檢束於是咸曰渠必不爲故態至則
持傘著屐左右擁妓如不留意然衆大笑已而陣馬關與通武等
砲擊美艦會賊舫小路口春風度廷議或更變卽赴京師果如
所料乃奉三條東久世諸公西走於是物論鼎沸竟獲罪錮獄此
爲元治元年三月也七月三宰犯闕通武等死之廷議以爲朝敵
東軍進討報至藩主大懼戮三宰謝罪春風特出獄乃奮曰東軍
雖百萬何難敵之有少壯輩皆附之時總督德川慶勝命移三條
公等春風曰三條公等窮而投我移之不義遂擁兵抗當路藩主
怒斬其黨七人春風走筑前慶應元年正月總督以長藩伏罪撤
兵是夜春風以奇兵八十人襲馬關驅官吏略糧仗傳檄四疆曰
我公繼曩祖洞春公貽謀盡力王事而俗吏託名恭順且將割地

而容悅於幕府此所謂委肉於餓虎之喙者吾輩義不與共戴天
因將誅戮俗吏以慰曩祖公靈振曜我公大節願諸君勸力義舉
旗章悉用一字三星一字三星象洞春一品位也衆遲疑不發春
風怒曰俗黨漫用公家徽章我正黨千百用之亦何害便自率兵
入山口藩主使世子詰狀對曰臣等請誅戮俗吏一決國論以伸
大義藩主嘉之乃斬用事者數人而舉春風等以參機務春風自
起兵至此十有三日一藩兵權歸其手幕府大舉問罪春風謂衆
曰曩者戮三宰謝罪今又討伐此不刈盡忠義種子不已者吾輩
縱無所成亦安可不樹義聲以慰死者靈哉直航上海賣艦而買
銃砲兵制一倣西式封鎖四境時薩藩以幕府在疆內構兵修怨
縮國脈而耗國力英法諸國虎視於後不知防制爲今之計在諸
藩協策共濟時難爲急務因解長藩俘囚禮遣之又遣使請釋怨

俱謀國藩主會群臣議春風不可衆曰島津氏重大義棄小怨爲
國家行成而我峻拒可謂義乎春風首肯二年二月令小笠原長
行松平宗秀伐長藩二人駐牙廣島召藩主不至薩藩論出征無
名以拒之宗秀監藝石兩道長行逃小倉東軍與松山藩兵夾攻
大島春風身督兵艦入敵艦之間縱橫馳突敵大擾二月十七
日砲擊門司田浦遂登岸奮戰守兵不支走大里七月四日攻大
里火民家長行竄于長崎會大將軍薨勅令撤兵乃留馬關管兵
馬三年四月十四日病歿年二十九春風爲人才明果斷不拘細
節雖在軍中常携婦人然臨危蹈難志氣不挫尤能出奇用兵有
古名將風所箸有東行遺稿二卷明治二十四年贈正四位
論曰用奇取勝兵家常談而非奇傑士不能也若春風者其庶乎
春風以一陪隸慨王政之墜憤幕府專橫踴躍其誠磅礴其氣一

致國論破東軍於一擊之下以效其忠節雖未竟其功而逝其志
則已快矣惟藩主危疑之際震懾幕府不能總群策以斷之而收
效稍晚亦可惜也

原忠成

原忠成字仲寧稱市之進號伍軒水戶人父雅言世事水戶藩少
聰敏師事會澤懋齋藤田東湖成童能屬文是時幕府政衰士風
委靡不振忠成爲文痛論時弊東湖見而奇之曰此偉器也必繼
義公遺業以增光國史因作政事學問無二致說獎之忠成深服
其言入弘道館益自刻苦業大進遊江戶從藤森弘庵羽倉簡堂
問經入昌平爨與岡鹿門重野成齋高橋虛舟親善創論史會其
爲文章粲達衆莫能及時烈公參大議川路聖謨赴長崎接俄使
挾忠成以行聖謨深器忠成將薦之固辭藩命退爨爨友爲張祖

筵是夜地大震忠成馳至小石川邸東湖災死忠成慟哭將喪東歸遂下帷授徒烈公每慨國史志表之不畢業開史館招賢才忠成徵拜修撰閣老井伊直弼幽烈公別邸忠成奔赴與諸同志謀救之會朝廷怒幕府失政勅烈公督大政直弼忌之逼烈公奉還勅書忠成奮然曰勅書其可誣乎疏陳還勅不可十條已而有櫻田之變未幾烈公亦薨天下洶洶大原三位奉勅東下忠成與藩宰大場景淑武田正生見長藩桂孝允松山藩山田球居中周旋幕府卒奉朝旨是時文久二年十一月也明年將軍入朝忠成與武田正生藤田信從一橋公詣京留參帷幄方是時外人窺隙薩長以雄藩互構異同浮浪蠱起幕府事日急而一橋公佐將軍決大議使三百藩不至崩頽者忠成之功居多焉是歲大將軍薨一橋公承宗統即日召爲監察忠成感激出入風議靡事不爲獲旨

一日五遷孝明天皇崩忠成掌山陵大儀建議廢浮屠式一復古制及兵庫開港議起乃歎息曰氣運之變潛會默移常出人意表當局者或不及知知而不及制者此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洞觀時勢勸將軍上奏許外請而小人權倖多疾惡之宣言曰兵庫開港原氏實主張之此反覆賣國者遂害忠成本年三十八慶應三年八月十四日也一人自首閣老板倉邸乃知幕臣之爲忠成狀貌偉然沈毅有才略寡言自是亦不與人校短長當其任督府事也與永井尙志柏原某等議臨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死生不渝故薩長諸藩多忌憚之其風槩亦可想見矣性好學於書無所不窺尤邃邦典工詩筆翰所著有居學筆叢若干卷護王明神事蹟考一卷西遊記一卷論史會稿二卷督府紀略二卷尙不愧齋存稿四卷明治維新後贈從四位

論曰鹿門吾師誌忠成墓曰仲寧常慨外事將承烈公志轉天下力耀國威於海外故當德川還政時使仲寧在必當贊將軍協力薩長諸藩成維新業此余之所以爲幕府深惜仲寧之死也其爲吾師所推重如此然余嘗以爲忠成與大場武田諸子首倡尊攘之說而武田之率同志西上忠成盍勸一橋公匡救之當時雖陰匿武田遺孤以存其祀究不足以雪武田冤憤也此所以卒死於非命歟

阪本直柔

阪本直柔通稱龍馬高知人父直足世事山內氏直柔少時庭弱爲衆所侮及長狀貌魁碩志氣雄邁不群常以武力智謀自詡嘉安之際尊攘之說大起所在囂囂島津泉州率勤王士入京四方聞風響應直柔慨然欲盡力國事自脫藩籍東上至則事已沮乃

入江戶途見諸藩東觀儀從甚盛曰咄優孟衣冠焉得濟事乎學劍于千葉周作刻勵數年極其祕奧會藩主被譴屏居物議沸騰乃與武市小楯俱南歸經兵庫見英艦航過顧小楯曰吾輩常論攘夷謂我有百鍊之刀可以制勝於一擊殆兒童之見耳彼一旦來攻則巨艦大砲環海皆敵何有於百鍊刀乎再遊江戶訪勝海舟得聞海外大勢及論水勇倡練急務直柔悟卽稽首曰前聞友人述先生之說無所融會以爲刺謬今獲親罄咳崇議宏辯舉世所稀始深恥固陋願列門牆受業海舟大奇之啓誘備至後銜命巡薩海直柔從之詣鹿兒島見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尤服隆盛隆盛亦重之元治元年長藩士犯闕大敗幕府舉兵征之長藩戮三宰請罪是時薩長互構異同而勢力動天下直柔謂其友中岡慎太曰兩藩講好夾輔王室則挽回天運成中興業不爲難也此

先正傳 卷下
非志士效命之秋乎慎太然之因與土方久元入京師見小松清
廉大久保利通謀薩長修好約久元赴長藩說木戶孝允慎太入
薩藩說西鄉隆盛遂俱西發久元途見直柔卽告以實直柔曰予
請赴長藩而慎太入薩隆盛時已東指疑爲薩人所賣直柔聞之
卽日入京始知隆盛與慎太中路相阻未遇乃馳赴長藩見孝允
曰幕府不奉朝旨統御失方群藩各心亂兆已成今貴藩與島津
氏苟釋宿怨而勦力謀國則挽回天運洗三百年積習以固丕丕
之基在此一舉若坐失時機海內分裂英法窺隙禍殆叵測可不
寒心乎毛利氏會諸臣議高杉春風持不可直柔曰貴藩已和歐
美而難薩藩此親殊類而疎同胞也春風大笑首肯議遂決與孝
允俱入京師見小松西鄉大久保議國事薩長交日密而幕府不
知也大將軍家茂大舉西伐令諸藩出兵薩藩論征討無名義以

拒之初幕府因島津氏抗毛利氏至是悟爲其所給幕吏乘夜襲
直柔寓直柔與其友近藤利斫數人奪門走脫途中近藤易服買
酒盤礴酣飲各自別去慶應二年東軍進發直柔西下召募浮浪
編水勇六月東軍攻大島甚急因授意高杉春風以伴爲薩人所
脅援之七月三日治砲艦冒曉霧襲東軍東軍退而築壘富士迅
動鳳翔三艦發彈爲聲援直柔督水勇由馬關逆擊破之大將軍
薨德川慶喜嗣遂託喪罷兵適藩主山內豐信使後藤元曄造長
崎購取輪船直柔與春風俱往見請卽以所率兵艦除脫藩之罪
元曄具狀藩主許之乃編艦隊號海援隊中岡慎太亦編陸援隊
皆隸其藩竝購銃千挺獻之說以協策薩長二藩光復帝業藩主
授旨後藤寺村福岡神山四臣建議王政復古乃與慎太東上幕
府自征長無功威權已替慶喜知不爲衆所與遂上表辭闔職會

親藩於二條城出示手書左右嗚咽無仰視者直柔挺身進謁曰
殿下深慮天下安危奉還大政實出至公誰敢異議願速請朝旨
以奏實功一坐大驚議論漸起慶喜特召後藤元曄小松清廉詢
以此事會桑二藩固執不可慶喜心嚮之默遣侍臣傳旨元曄艱
然而去會桑二藩脅關白二條公曰朝廷遽廢幕府浮浪陪臣橫
行殿陛而無寸兵尺鐵何以制諸關白頗爲所惑清廉往說之曰
光復王政丕揚大烈時勢所趨今有不可已者獨殿下持異議何
也抑不聞乎才谷梅太爲浮浪之魁曩者後藤元曄之謁將軍也
瀕行梅太誠曰若將軍有不可復古議則子自及於殿前予要途
擊將軍是屬聞殿下持異議則必遷怒於殿下臣竊危之關白瞿
然變色曰敢不奉教亡幾勅允慶喜還政之請才谷梅太卽直柔
變名也一日慎太過直柔寓入夜有人叩門求謁三人尾將命者

而入斫將命背仆焉直柔方蹶起執刀脫走不及盜又亂下慎太
亦斃三人呼快倡猿樂曲而出直柔創重顧慎太曰爲國斃於毒
手豈非天乎乃暝年三十三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也慎太少直柔
三歲三人者幕府近藤勇等云明治二十二年贈正四位
論曰鹿門吾師刻所箸尊攘紀事岩倉右府以其叙德川還政未
悉卽招吾師具說直柔協和薩長兩藩顛末故其箸補遺載直柔
事迹叙述簡明議論雄快誠足以不朽矣惟與予所聞小異乃參
他書立傳蓋島津泉州之入京也長藩悔爲其所先毛利父子相
踵入朝明年賊戕姊小路卿遣刀銘曰薩工與泉州忠重幕府謀
者疑爲薩藩仁禮某田中某遣卒捕之田中拒關自刃仁禮拘於
松平藝州邸詔罷乾門守衛薩人以爲長藩所陷中川親王與島
津氏有姻故一日遣其臣伊丹山田二人詣楠社三條公疑其授

先正傳 卷下
旨私使薩藩矯勅發兵捕之是時薩人擊走英艦奏捷而長藩與美艦開戰勝敗不決上意漸向島津氏迨詔罷親征薩人援會桑二藩逐七卿禁長人入京長藩三宰之犯闕也薩人勦力幕府逆擊破之兩藩互構嫌隙莫能相下當是時雖出於權勢之所爭亦由於疑忌莫釋排解無人也惟直柔知兩藩之不可不和幕府之不可不削王室之不可不興感槩豪健毅然自任天下之重故能以一浮浪之身蹈萬死一生之地運雄圖於方寸之中協合兩藩贊成維新之業岩倉右府謂其功不在木戶西鄉諸人下信哉

三好清房

三好清房字顯民通稱監物號閒齋仙臺人其先出自阿波十一世祖義元以武勇游事藩祖貞山公於大阪賜祿六百石以黃海爲采邑祖義偏父清明清房少遭父喪母菅生氏訓之有義方長

而好學慕岳武穆之爲人自負氣節慨然有報國志歷職扈從目付近習公儀使擢任出入司會柯太疆界論興幕府命仙臺戍蝦夷藩主難其人清房卽請行乃命往戍手書陽氣發處金石皆透八字以勉之清房再拜受命巡視國後擇捉二島深憂北虜窺邊上屯田策是時美俄英法諸國乞互市開閉論大興而朝議以掃攘爲主清房進見藩主納以勤王之說藩主聞而重之陟參政祇役江戶文久二年建議改革藩政不報三年大將軍入朝親征議起勅召藩主國老遠藤允信拒之猪苗代謙道曰賄近衛公金三千兩庶乎得免清房奮然曰謙道何人敢抗明詔耶藩主呼曰止卽西發清房與但木執政從之朝廷頒告攘夷之期清房乃欲先歸以修戰備直謁近衛公賦和歌呈覽近衛公悟許先諸藩賜假增祿百石乃益感激劈畫防務而權臣不便遂相與騰口而忌

清房者以危言媒孽其短遷番士隊長慶應三年冬大將軍德川慶喜奉還大政勅召薩長諸藩尋並召藩主藩主復清房參政即請入朝而群臣倡異議曰德川還政出薩長二藩要劫非朝旨也清房獨稽首於藩主坐前曰我藩念西公以來積勞王家今坐視王家之急可乎夫爲忠爲不忠在公駕之發與不發願勿失千載一時機而貽笑於天下事定之後藩主聳聽直命晉京且曰孤亦當嗣發清房領旨直駛火船西向入下田港船長聞正月三日東軍敗於伏見請回航品海不許促趨鳥羽港二月二日詣京義旅輻輳輦下爭先東伐特詔仙臺討會津龍以御旗二旒時九條公爲鎮撫使澤公副之醍醐公參軍事清房分隊護之兼程東下衆心疑懼異言紛起清房仗義措辯議已決藩主郊迎之鎮撫使于是與參謀大山綱良議征會津初執政阪英力承德川旨歸自江

戶揚言曰薩長二藩要幼主奪德川政權其所以禁令者僞勅耳衆以爲然通款會津庄內二賊爲應競播訛言至是疾清房如讐飛謗騰讖勢益洶洶清房不懼直行終爲所構褫職醍醐公問其故阪英力曰三好參政有事涉不敬故解職清房脆然見英力曰足下職爲執政而撓我公勤王之志今反誣吾不敬者何也英力曰予豈誣子惟惡要劫朝廷毒亂天下者耳非敢忤朝旨也清房抗言曰朝廷光復大政置總裁議定參與諸職取決於有栖川仁和寺二親王中山納言公以元舅之親翼亮聖主預聞萬機絲綸所頒錦旗所向四海景從亦足知薩長二藩無私心也英力默然久之然卒不能悟清房已黜國論一變會與羽諸藩於白石要盟抗逆王師清房度不可爲奉母屏居采邑已而磐城白河淪落英力恐清房再起伏兵於途召之清房稔其謀以病辭會衆議構異

同松本執政欲起清房間意見發使往召甚急母曰汝往則獨蒙
媿恥隕命毒及不若自戕以全節清房曰死者士之常分事至於
此兒敢污哉乃作上醜翻公書諭諸子曰王師臨疆撥亂反正或
不踰三旬宜將書面呈爲王母請命又遺書藩宰大條宗亮以陳
己志懸岳武穆畫像於堂命酒賦和歌從容顧左右曰吾得從古
人遊於地下足矣或勸其遁秋田則曰國家昏亂不能誅暴禁邪
何面目復見日月去茲非吾死處也遂伏劍而死年五十四明治
元年戊辰八月十五日也清房既死未幾藩主悔過歸誠國論於
是反正一如清房言清房性孝事母祥順自奉菲薄而遇人能推
誠襟懷灑脫好蒐古書畫至五百餘幀又作畫畫如其人晚年好
讀通鑑歎曰溫公眞君子人也非至誠憂國則何以克濟蓋其生
平大節確乎不可拔者多得之學問云二年十一月詔賜祭棗金

二百圓贈正四位

論曰當德川還政時奧羽諸藩閥事機倡異議獨清房投袂而起
力排衆議而不辱其身明目張膽伏歿義氣發皇謂之智節兼全
之士可也當時謀國者非無賢智之人惟但木阪諸執政積懾幕
威適以罔上不道陷藩主於不義玷辱國家智者亦不可奈何惟
有一死以謝君父耳而某某與清房共事者生存至今尙力攻其
枯骨是誠何心哉顧鹿門吾師與清房爲莫逆爾時清房罹禍吾
師亦下獄卒能得一生於萬死之餘乃表其墓曰我藩雄於東北
而一旦爲逆徒所誤有一清房固守大義百折不回遂以身殉此
可以少說於天下矣噫可謂特識矣

荒井扇溪曰余聞三好參政嘗在函館與堀織部正頗有畫策
時法蘭人爲二公攝影余因參政子孫見之二公英姿颯爽眞

令人欽慕不已

橫井時存

橫井時存字子操通稱平四郎熊本人父太平世事細川氏時存少入藩學讀書通古今明大義善騎射尙論古人以小松內府比顏子於先賢獨取熊澤蕃山常慕楠公爲人自號小楠慨然志天下天保中游江戶受業林祭酒之門又見松崎慊堂服其學識慊堂亦許爲奇才與藤田東湖川路聖謨交議論踔厲風發不可掩也藩主懼所論觸時忌命歸里水戶烈公聞其名使東湖傳旨先是時存慮水戶分黨爭權貽害他日屢見東湖論之東湖不敢用至是西歸杜門謝客涉獵群籍箸說論道德爲經國濟民之本家貧躬爨者四年設教于家弟子各以材質授書勵以大節愛才容衆初信伊洛之學其後悟曰高談性理濶於事情者非聖人所

以隨時成務也又慨學者多爲勢利轉移賢者則沈沒於文藝乃極論正德利用厚生之道曰堯舜之政在水火金木土穀以濟民用漢唐以來質不勝文宋儒說性理而不達利用厚生之旨發明者顧在西人其言切中時病故詞藝之士忌之稱爲實學黨藩主擢任文武事國老長岡是容荻昌國皆推服是容致仕忌者益衆時存顧其徒曰宋時有以僞學之稱蒙罰者我儕負實學美稱不亦善乎四方聞風爭趨門下越前三寺某來見深服其說嘉永四年二月從二弟子東游抵越前藩宰迎之館其別墅八月歸越前藩主春岳公欲聘之釐革學政使藩臣傳旨乃草學校問答錄以獻六年癸丑夏美艦乞互市時烈公參大議時存贈東湖書曰天地大道萬國共由安得有鎖國苟有用我者吾當體上帝一視同仁之旨先說美國然後歷使歐洲結約講交俄艦入長崎川路聖

謨往勞俄使乃贈書曰今之虜非古之虜宜應對以禮移居沼山
津弟子就爲運土伐木建設塾舍由是號沼山優游如遁世者而
未嘗忘天下憂當是時沼山號動朝野安政五年三月春岳公厚
幣聘之乃赴越前人或譏其仕二君時存笑曰孔子游七十二國
云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然則何仕不可聖人之
道特治人濟物爾既至春岳公待以賓師自稱門人遂預聞機務
日勸農桑整商務以富國製砲艦練水勇以強兵士則文武無歧
凡三大端次第施行時存天資敏練遇事剛果邁往之氣人不可
當故慕者衆而忌者亦衆一日與客飲暴人提刃而至時存翻身
逸去春岳公度其取奇禍乃遣歸藩主責其不抗敵沒世祿慶應
三年幕府廢朝廷綜攬庶政徵拜制度局判事超任參與叙從四
位與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典職機密會獲病自草遺表少焉

稍愈志氣猶壯從政纔八閱月未及展其所蘊蓄一日退朝途罹
賊刃遂卒年六十一明治二年正月初五日也上宸悼賜賻知與
不知聞訃者莫不惜時存軀體不逾中人然神氣魁岸好讀王新
建書頗能識道理與勝海舟元田東野最親善但內行不篤人皆
病之生平所論述甚多皆散逸嗣子時雄蒐輯遺稿行世
論曰吾讀小楠遺稿其文辭雖不工然往往足以警發曰明堯炸
孔子之道盡西洋器械之術何止富國何止強兵布大義於天下
耳曰收攬人才洞開言路與天下爲公共之政此皆見其卓識矣
抑其仇爽有餘而絀于善藏取後之道故自令摧折歟不然何殞
之暴也

中村研里曰維新諸公大抵叙崇爵榮子孫獨不及于小楠何
哉或曰所云明堯舜孔子之道此主張禪讓者非所以忠天朝

也果然乎夫堯舜禪讓出於不得已者固聖王之糟粕耳據此爲譏可謂誣矣孔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仁之本歟然則孝悌云忠恕云仁云者皆爲一本可知也小楠慕楠公爲人自號小楠此豈有不忠之心哉

大村永敏

大村永敏初名良安本姓村田氏稱益次郎防州吉敷人少好學欲以儒鳴年十八師事廣瀨淡窓粗通書史是時國勢陵夷士氣不振而西學漸盛永敏幡然改曰丈夫焉作章句儒耶游大阪從緒方洪庵講西學兼修醫術尤好韜鈴爲宇和島藩所聘譯荷蘭兵書入江戶下帷授徒幕府延爲講武所教授居一年辭職歸藩主毛利氏擢任兵學教授賜祿百石譯普國兵書尋修軍制會三

國老以兵犯闕幕府發兵討之永敏與諸同志謀傳檄四疆自率兵當北方一面大破東軍慶應三年王政復古明年正月永敏隨世子入京任軍務局判事編親兵置牙伏見車駕幸大阪永敏先驅儀兵艦以肄武上嘉賞詔還江戶五月叙從五位兼任江戶府判事前將軍德川慶喜屏居待罪而故吏騷擾常野甲信之間其在江戶者嘯聚東台稱彰義隊與會津仙臺諸藩互爲聲援永敏曰賊勢不可長也請速勦之議者以兵寡不從獨大監察三條公然其計舉參帷幄是月十四日永敏部署肥筑諸藩兵次日味爽圍東台苦戰賊一隊擊德川家康所用旗標據寬永寺王師縱火破之與羽諸藩不服王師東征賊據函館五稜郭陷松前城永敏曰彼擁船艦非水陸並進不可也廷議從之明年三月賊遂不支請罪歸順於是東北悉平詔論功行賞賜永敏世祿一千五百石

永敏建議曰今國家中興諸藩各異兵制宜海軍仿英國陸軍仿法國以統一之而延兩國教習養成士官製造兵器爲急務諸藩頗駭其言由是異論喧然永敏極陳東西形勢以指切當世得失廟議始決廢軍務局置兵部省永敏任大輔奉命歷視大阪兵庫可設兵學校造兵局地館于西京賊乘夜襲擊創重上遣御醫賜藥遂就大阪病院明治二年十一月初五日遂卒年四十七贈從三位賜賻有加永敏爲人方額圓眉軒目張生平持己儉薄待人少恩臨事果決無欺飾矣其所規畫撤諸藩禁佩刀定徵兵令開兵學校皆次第施行於是人皆稱先見弟子故舊相謀立銅像於靖國神社之域三條公爲之銘

論曰永敏治軍嚴肅臨機果料敵明謀定而後戰能以寡制衆雖古賢將無以尙焉且其兵制設施得宜斯皆根於忠智而已惜乎

中道而殞也朝廷授爵榮子孫其待功臣亦可謂至矣

小原寬

小原寬字栗卿號鐵心美濃大垣人祖能令父忠行世事戶田氏寬少負氣從佐藤一齋齋藤拙堂問經義又從梁川星巖學詩天資明敏雖寡學術而能通時務天保中襲先職爲執政時承宿弊出入不償乃百方經營未幾財理倉實又興學講文演武一藩翕然賞賜三百五十石卽歲納二百五十石充公安政中美俄諸國乞互市海防論大興乃獻策墾田練兵以資武備增祿百石固辭朝廷屢詔攘夷幕府不應於是士之倡尊攘者聚京師寬亦執掌王事元治元年夏長藩士犯關後軍福原元憫在伏見鼓譟而進寬督藩兵擊破之元憫傷以身免云慶應三年大將軍德川慶喜奉還大政詔置總裁議定參與諸職寬與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

等任參與明治元年正月三日也會伏見變起藩兵爲德川先驅
寬子忠迪在兵中乃馳使召之又因藩主有罪即日乞假兼程歸
藩進見藩主論陳大義甚力遂勸藩主入京待罪且上書請恩貸
優詔爲東征先鋒建功自贖當時諸藩多誤方向獨戶田氏幡然
反正而存社稷者寬之力也是月兼任會計事務局判事閏四月
改任會計判事叙從五位下兼任江戶府判事病辭優旨賜物二
年夏藩兵奏功賜藩主三萬石乃分一千五百石酬其勞諸藩奉
還版籍詔以諸藩主任知事寬遷大參事獻金千圓充治內開拓
之費四年七月廢藩置縣乃轉本保縣叙正六位未赴任補藩廳
出仕五年四月十五日病卒年五十六寬容貌魁偉濶達有才識
其議政事不好苛察言多詣理好飲善談衆無雅俗皆盡驩少壯
周遊四方自名公達人至文學縉流鮮不與善尤善僧雪爪嘗挈

雪爪遊嵐峽邂逅木戶孝允廣澤眞臣俱設飲興方豪鍋島閒叟
秋月古香松平春岳諸公追至雪爪睥睨諸公閒叟撮魚鱗入其
喉中寬從旁侑觴一坐大笑又嘗訪山內容堂於橋莊容堂與秋
月古香泛舟賞月見寬大喜興酣耳熱取賴山陽所書赤壁賦賜
之又嘗侍宴上親賜酒寬巨觥滿引獻詩性本愛梅栽數百樹起
一亭曰無何有莊暇則與客觴詠其間酣暢盤礴往往徹曙而止
然未嘗以宿醉廢事閱歷時艱憂勤國事一藩士民賴以爲重所
箸有鍊卒訓語一卷火船摭要一卷改革十則一卷飲夢一卷鐵
心文稿二卷鐵心遺稿四卷後車駕嘗南巡途經美濃贈正五位
賜祭桑子孫列華族
論曰余讀鐵心遺稿知其東西祇役輔佐藩主講文演武振作藩
政與老儒名士論經濟與杜多羽流談立理皆中窾要其詩雖流

連風景往往微寓時事有少陵每飯不忘之意大垣人某嘗謂曰小原大夫欲改革一藩兵制將具書建策庶僚頗駭其言會僧雪爪住藩靈域夙負重望因反覆開諭衆始服後詣京師贊中興初政亦雪爪薦之也雪爪聰明瑰奇出示所箸山高水長圖卷都記生平閱歷者於寬交游最爲悉余由是益知寬之與雪爪固爲有心人矣

鴻雪爪曰余在大垣時與小原鐵心小野崎立堂俱訪菱田海鷗興逸飲劇海鷗詰鐵心曰君何不潛心於經義余嘗深惜之鐵心笑曰頃得一奇句在座希聯句以成章遂書鐵心本來不讀書七字爲倡余續句曰一笑蔑視古豪傑立堂海鷗亦皆聯屬竟成一大篇鐵心顧曰予卽以不讀爲別號請書不讀書屋四大字余左手一揮拙殊甚鐵心又爲一聯曰書於左手癡生

妙人遇多艱節始高一坐擊節稱妙此事余已書鐵心遺稿中今又爲館森子漸書其傳後者以子漸甚悅之也識者不爲阿好則幸矣

木戶孝允

木戶孝允號松菊長州人本姓和田中稱桂後改木戶稱小五郎父曰正直世事毛利氏孝允少卓犖不羈母深誠之母病看護弗懈丁內憂哀毀盡禮師事吉田松陰涉獵經史嘗獨行郭門外群小爭道擠孝允墜水孝允起振衣而去人皆笑其怯孝允曰天爲邦家生吾吾安得爽天意而輕身命與群小校哉松陰聞而歎曰此將相器弗可及也遊江戶學劍於齋藤立善又從江川英龍中島永胤勝義邦講泰西兵法英龍巡相房豆武沿海孝允執鞭鐙從之安政中藩主毛利敬親創有備館於江戶邸練習文武擢孝

允爲都講是時幕府失政內外多事尊攘之論大興孝允建議修武備值河邊元善要擊安藤對州不克投長藩邸自殺孝允累坐事釋入京干說近貴慨然奮志澄清文久三年七月藩宰益田親施私上封事輔相三條公將藉長藩之力以復王權密勸先帝移蹕大和事洩守護松平容保奏停公卿朝參悉斥逐長藩士三條公等西遁明年益田親施與國司福原二氏擁衆東上上疏懇冤松平容保拒之孝允雅荷三條公之知頗有所區畫憂親施等輕舉誤事諫以反軍不可遂犯闕敗走而孝允自竄于巷一夕捕吏突至俠仗松子以身蔽之得免松子慧而有氣後歸孝允乃共易服爲賈人奔丹波踰歲入馬關此爲慶應元年四月幕府奏褫敬親父子官爵傳檄諸藩大舉問罪敬親戮三宰謝罪總督德川慶勝班師請寬待弗許一藩於是反激遂鎖四疆敬親任孝允監察

革兵制爲戰備二年六月幕府再舉臨疆長藩逆擊破之三宰之犯闕也薩人援幕府互構罅隙土佐阪本直柔說薩長釋怨共濟國事敬親然之私遣孝允詣京見小松清廉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二藩交日密而幕府不知也及其再征薩藩論征討無名義以拒之會大將軍薨遂託喪罷兵於是利通見敬親曰我兩藩奉旨鳴幕府僭亂之罪一洗三百年積弊以弼國家維新之基非資兵力固不可也孝允贊成之藝藩亦應之三藩兵已東指因中御門中山諸公奏狀朝廷下密旨討幕府會大將軍德川慶喜知衆議不容遂上表奉還大政詔曰方今新復王政挽回國威庶政一決於公議與天下更始乃廢攝關守護諸職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而慶喜猶觀望未肯解職擁兵次二條城廷議處分之勅召敬親入朝以薩長土三藩兵戍伏見烏羽明治元年正月慶喜約會桑

諸藩入京構薩長罪狀天兵邀擊大捷慶喜遁江戶是月孝允爲參與尋任總裁局顧問四月車駕幸大阪命孝允及副島種臣後藤元曄等創制度召見孝允利通親問時務超拜從四位藩士賜謁自此始七月詔以江戶爲東京是冬東遷孝允扈從明年更官制補待詔院學士陞從三位食祿一千八百石固辭不許次年春拜參議孝允常憂諸藩錯峙治不歸一與利通及西鄉隆盛謀廢藩爲郡縣三條岩倉二公大然之二人各勸其主肥土二藩應之連署上表奉還封土版籍諸藩皆仿之乃任諸藩主知事尋免諸藩知事時四年七月十四日也孝允輔佐藩主效力王家者八年而還政納封二事實爲倡首云是歲十月右大臣岩倉公爲特派全權大使赴歐美各國孝允與利通副之閱二歲還會朝鮮有異言臺灣生蕃殺我漂民陸軍大將隆盛欲出師問罪孝允與二三

大臣固執不可隆盛議不合辭去七年四月征臺議決孝允奏疏辯不報乃移病辭職優詔慰留補宮內出仕賜暇歸休利通奉使清國議和班師欲起孝允共事住會于大阪勅召還之復任參議兼管宮內八年四月詔置元老大審二院開地方官會議孝允爲議長朝鮮人砲擊我軍艦於江華島朝議征討參議板垣正形曰征外寇宜先整內治左大臣島津久光右之劾首輔不稱職二人辭去於是臺閣分黨中外危懼或勸孝允去不可曰大難當前大臣去位天下事誰可支柱者因奏請躬往朝鮮便宜措辦適罹病不果轉內閣顧問九年夏扈駕東巡還兼補宮內出仕初孝允與板垣副島諸人倡立憲政體之議郡縣制度雖已成而諸藩俄失封土士人不安至是頒金祿公債證書上下始知所向孝允常謂施政之本在培養君德因屢請選啓沃之任一曰侍講筵問及國

體對曰昔者王朝倒持太阿一授外戚再授武門然均在國內事不關皇統今也五洲梯航異類視隙苟國憲不立政柄推移則金甌一缺不可復補此臣之所以責難不辭也上竦然倚重之十年一月陪駕赴西京宿痾復發二月薩人奉西鄉隆盛作亂孝允大驚奏請身往諭之不許乃參征討機務積勞成疾病益劇車駕臨問勅遣御醫賜藥五月二十五日遣侍從鍋島直彬就授勳一等旭日大綬章翌日薨年四十有四上震悼贈正二位賜賻金五千圓兩宮賜金二千圓及絹帛數匹誄冊曰孝允公誠忠愛夙傾心於皇室獻替規畫大展力于邦猷贊維新之鴻圖襄中興之偉業功全德優有始有終洵是國之柱石實爲朕之股肱蓋其篤棊之忱早契宸鑒也葬西京靈山塋域賜儀仗兵護柩百官送葬詔進其嗣子班華族嗚呼孝允以命世之才擢自陪隸升列台輔公忠

偉畧濟時匡國功已顯勞亦至矣故其薨也士庶婦孺皆發哀相弔豈直春者輟相而已哉向者勤王恤民之德可謂浹於百姓矣孝允狀貌英偉器宇弘聳不苟言笑蒞官臨事任以大節矢以小心每能獨抱見地善謀好斷絕無所矯飾然性善病其爲參議三拜三辭不久在位而其心罔弗在王室故輿望所歸隱然爲天下重嘗構別墅園池成趣四壁書畫公退餘暇與名士雅流倡和興酣揮毫雲煙飛動品藻鑒識夙絕過人常勤咨訪量材授任推賢讓功和衷共濟信可風矣賴醇吉田矩方橫罹荼毒中島永胤河邊元善忠憤死事竝經紀其後又割俸以周舊藩士其風誼曷可及乎哉

論曰孝允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竝崛起及遭際會協策自謂千載一遇也卽俱劬力濟世夷難翼亮中興措天下於嶽安猗歟

偉哉若斯之盛也而隆盛死於叛利通斃於賊獨孝允全節鉅美
誅册所謂有始有終者其智慮必有度越諸子也歟當聖上親政
日淺外事最艱孝允憂國憲之不立其奉使於歐美諸國也訪政
治風俗審所以致富強知我故常之不可不革亦惡其貌襲以失
國體議曰制度文物隨地異宜而其所以致盛衰存亡者獨在國
憲立否何如耳日者聖上頒告誓文以示天下方向宜擴充其旨
確立政規因草創憲法惜其不幸不及目今日百度秩然也而無
識輩或不涉內外不辨國體風紀爲何物不知取舍損益以適時
宜此不惟倍聖旨抑亦孝允之罪人也

大久保利通

大久保利通別號甲東通稱一藏鹿兒島人父某稱次右衛門世
事島津氏利通少精敏好學匪懈與西鄉隆盛親善爲記錄所書

役父獲罪流鬼界島利通坐罷職越三年父赦還時幕府政衰內
外交訌藩主順聖公常抱康濟志利通與隆盛屢建議稍獲親近
順聖公薨藩論一變隆盛觸難流南島介弟久光夾輔藩主忠義
擢利通參機務利通言隆盛濶達有大略勦力盡規欲以義聲倡
天下以成順聖公遺志請召還之文久二年久光入朝奏時事朝
廷令大原重德諭旨幕府久光副之利通居中關說周旋甚力慶
應二年英法諸國交逼開兵庫港朝議未許衆論鼎沸大將軍德
川家茂上表請解職滿廷愕然利通進曰此良機也宜召諸藩采
公議庶政出於朝廷議連二晝夜不決先是長藩毛利敬親得譴
幕府藩宰惣寬犯闕蹀血幕府討之敬親戮藩宰以謝至是再討
令諸藩出兵利通論征討無名以拒之閣老板倉勝靜召利通有
所諭利通伴輿曰雖幕府有罪大舉討之誼所不忍然已有命敢

不報寡君閣老大聲辯之竟爲不解而退物議洵然會大將軍薨
遂託喪罷兵時會桑二藩藉幕府凌公卿矯朝旨利通承于久光
見毛利父子與木戶孝允共議匡濟藝藩亦贊之朝廷降密旨討
幕府土藩山內豐信建議王政復古大將軍德川慶喜知大勢所
趨上表奉還大政是時三年十月十四日也利通至鹿兒島傳密
旨促藩主入朝謂此千載一時機弗可失藩主然之乃西上勅廢
攝關將軍守護諸職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利通任參與大集議
朝堂山內豐信曰召慶喜班議定利通抗言曰今日事在處分慶
喜烏得參大議乎勅諭慶喜慶喜擁兵退大阪明年改元明治正
月伏見變起六師奏捷慶喜東走利通擢爲總裁局顧問建議遷
都布恩威四月召見賜謁自請東下乃與輔相三條公議置鎮將
府理庶政九月東幸十二月扈蹕西遷勸藩主獻封邑十萬石以

擴張軍政優詔不許二年正月詔遣使薩長二藩褒其勤王利通
從焉而諸藩胥率納封土未允上東遷令利通繼發兼掌行政官
六月聽諸藩之請以諸藩主爲知事七月更官制遷待詔院學士
尋任參議九月朝廷論功行賞叙利通從三位賜世祿一千八百
石是時朝制屢變世疑薩長不相和利通以爲方今之勢非薩長
一心大有所更張恐大業不振因請往說久光隆盛詔遣利通召
二人未至而孝允以病不朝利通憂之邀孝允傾懷共談無所隱
語大合遂議廢藩置縣三年十一月朝廷遣岩倉公於薩長二藩
召久光敬親利通孝允從之久光使隆盛代朝敬親亦遣其子元
德利通偕隆盛孝允赴土藩見板垣正形卽告以實遂偕還大議
立政四年七月詔廢二百六十二藩爲三府七十二縣悉免諸藩
知事治竟歸于一矣是歲十月右大臣岩倉公爲全權大使視察

歐美各國利通與孝允副之在外二年召還參議副島種臣後藤元曄板垣正形江藤新平等憤朝鮮無禮欲征之陸軍大將隆盛請曰奉使往諭不服則用兵利通與岩倉公及孝允固執不可曰方今急務在整頓內治未遑外事我與朝鮮鷓蚌相持是徒與漁夫利且我與歐美各國立約禮非對等英法置兵我地若屬國然不是憂而咎朝鮮忍於大不忍於小察於遠不察於近愚未得其說隆盛等所見不合皆辭職初利通與隆盛情好親密協贊大業至是其交始離矣十一月置內務省以利通兼卿隆盛既去利通專任國事七年二月前參議江藤新平作亂利通請往鎮之尋有臺灣之變朝廷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都督往討生蕃蕃人伏罪清國有異言駐清公使柳原前光辯論不決利通請往八月爲全權辦理大臣遣清利通與彼大臣會議議不輒決將辭絕之清

廷遂認討蕃爲義許償銀約三條款卽日上道抵臺灣見西鄉都督商議撤兵朝野稱慶上手詔慰勞內旨賜金一萬圓清自是亦歸和好明年朝廷以柯太與俄羅斯久利留島互換嗣朝鮮亦修好英法諸國皆撤兵咸出利通議時孝允在散職乃起之悉革衆事以修紀綱奏請輕減賦稅勦內國博覽會任總裁九年五月車駕巡輿羽奉命先發還併諸縣爲三十一縣又設考績之法皆利通所奏定也時稱利通及孝允隆盛爲三傑均以英才碩量應運而興至於政事大略利通獨爲全才焉蓋其規畫本末備舉以地方制度未善先務殖產以養國力他事次第修舉而值鹿兒島之變初隆盛之歸鹿兒島也興私學校其徒倡亂奉隆盛主之利通慨然曰吾與隆盛睽隔數年然今以大義說之必有所合因請赴鹿兒島朝廷止之乃與太政大臣三條公及孝允等辨征討機務

先正傳 卷下
王師水陸並進賊軍大敗隆盛等伏誅亂平叙勳一等賜旭日大綬章叙正三位賜勳章年金七百四十圓十一年五月召地方官會議設公債以興產業議定遂下其令是月十四日將朝會福島縣令山吉盛典來見利通留之謂曰日者會地方官告殖產事鄙意未盡幸子至請畢其餘蘊大業之成須三十年分爲三期戊辰至今兵馬騷擾內外多事而一期已過今後十年爲第二期變亂漸定內治且興此爲最緊要時某與諸君所當努力也至第三期則承繼潤飾俟後賢能者地方官宜知中間一期之爲最要長計大策以養國力慎勿濡滯貽害下民盛典感激而出乃戒駕途過清水谷島田一郎長連豪等六人害之車上薨年四十九六人者嘗結鹿兒島賊遂及是舉而利通之遇害距與盛典語僅數刻事聞上震悼遣侍臣臨弔贈右大臣正二位賜賻金三萬圓兩宮亦

弔賻之誄册曰利通忠純許國策鴻圖於復古公誠奉君贊丕績於維新剛毅不撓外建殊勳英明善斷內奏偉功洵是股肱之良實爲柱石之臣勅使奉册就其第賜之十七日葬東京青山塋域賜儀仗兵護柩卿尹士庶暨海外人之典使於茲者莫不發哀流涕而歎天不憖遺以竟其勳業可悲也利通爲人軀幹修碩瞳光洞照勇烈氣充肅毅威露弘裕足以容人矜莊足以臨衆性善任事遇盤錯而不挫處煩難而不擾至於臨大節決大議雖在萬乘前無所屈又未嘗爲浮議所搖其作事安詳熟慮持重不輒發至事機發則勇往直前百折不回而其趣要歸於仁厚且遭值時艱毅然以天下自任死生禍福置之度外權時乘機蹇蹇匪躬贊道嚴廊以光昭元元之丕烈當路參機務者十一年出入將相謀行功從舉賢任能所薦多至數十人皆服其進德之勤樂爲之用故

密算祕謀事無遺策平生寡言笑語無枝葉識大體每蒞事群臣
異同利通一言以定中外無閒言好圍碁又喜摠懷抱賦和歌筆
翰亦大可觀云

論曰成齋吾師大久保公家傳縷縷萬言詳明純備余小子烏能
贊一辭然幸亦有與聞焉爰忘僭踰之罪慎取其要參諸所聞次
爲傳略竊附鄙見曰聖上天錫勇智弘濟時艱平定區宇一洗七
百年僭亂國體與海外諸國相對峙休光盛烈麟麟炳炳前無往
昔後無來今而利通與木戶孝允西鄉隆盛擢自陪隸躋柱石之
任宣文武闡皇風燮和萬幾實爲中興元勳明良遭遇謂非古今
罕觀乎而利通與隆盛親如骨肉一旦議格遂爾乖隔鹿兒島之
變隆盛雖爲之主亦其黨激成之也利通當時知非隆盛之心欲
往諭不及惜哉隆盛已伏誅曾無幾時利通亦遭害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余每深慨二人之不能公誠相協慎厥初終嗚呼是
不直二人之不幸也

後序

明治維新一刷舊套取長於歐洲以補我短於是乎年少諸生競遊海外修其學術然而襲其皮毛以爲自得者皆是也浮薄之徒視而悅之靡然成風苟浸淫不止則國家之元氣其亦將消磨而漸盡是識者之所竊憂也乃者館森子漸以其所箸先正傳示余余曰此今人之藥石也何獨因先正事以見時勢所變遷云爾耶宜出諸世以救沈痾於未深之先乃爲捐貲而付刊刻時方有事於俄國夫誅暴輔仁固先王之道而先正之所信據故其論俄患者亦衆嗚呼當是時世有心人讀此書而自興起鼓動元氣獲贊所謂誅暴輔仁之道則不第繼先正之志述先正之事實不負爲丈夫國之民而天壤固有之美粹然見矣

明治三十七年二月中旬

扇溪

荒井泰治撰

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十二日印刷
明治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發行

宮城縣平民
著述者 館 森 萬 平

臺灣臺北石防街二丁目
一番地寓居

發印 行刷 者兼 宮 部 勘 七

臺灣臺北城內西門街
四十七番戶

印刷所 株式會社 臺灣日日新報社

臺灣臺北城內西門街
四十七番戶

